

陈从周传

代

园

林

系

师

世

纪

人

文

巨

匠

乐峰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陈从周传

乐峰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从周传 / 乐峰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80740-558-0

I. 陈… II. 乐… III. 陈从周(1918~2000) - 传
记 IV. K826.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89663号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出版

出版人

陈鸣华

责任编辑

周莺燕

装帧设计

许 菲

书名

陈从周传

出版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市绍兴路74号

网址: www.shwenyi.com

邮政编码: 200020

印刷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本

787 × 1092 1/18

印张

18 2/3

版次

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-7-80740-558-0/K · 237

定价

38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5410805



陳從周 (1918-2000)

序

陈从周先生，中国园林艺术之一代宗师，仁人君子，吾之挚友。吾与从周初识于二十世纪之七十年代，恨相知晚也。每每聆听从周说园林、议建筑、谈评弹、论昆曲，甚为投机，畅须教益。得此知己，吾欣慰不已。

从周对中国园林如痴如醉，造诣高深。七十年代，吾力荐从周来美协助纽约明轩之建造，后又特邀陈君北上出任香山饭店工程之园林顾问。从周对中国园林之理解肌擘理分，博大精深，非凡人所能及。从周著书多卷，其所著《说园》为中国园林之经典著作而享誉世界，并以此弘扬中国文化之精髓，功德无量。

从周待人诚恳，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。吾旅居海外多年，彼此重神交而贵道合，不易也。从周几次携我重游苏州，与江南文人墨客谈天说地，共叙乡情，其情其景，至今难忘。今吾受苏州老家特邀设计苏州博物馆，可惜从周已先我而去，每每以缺之教益为憾。

从周弟子乐峰先生今著此书以纪念恩师，从周爱女胜吾请我为序。三言两语，寄语陈君，聊表寸心。

周邦俊
序

二零零三年春写于纽约

目 录

序 贝聿铭

[一]	游湖少年	1
[二]	故乡情浓	7
[三]	遨游书海	11
[四]	结缘丹青	14
[五]	负笈之江	18
[六]	爱侣蒋定	23
[七]	恩师张大千	28
[八]	情系徐志摩	34
[九]	任教与深造	49
[十]	从师游学	55
[十一]	艰辛踏勘	61
[十二]	《苏州园林》的问世	68
[十三]	《苏州旧住宅》的问世	74
[十四]	拙政园及其修复	78
[十五]	网师园情结	82
[十六]	扬州揽胜	85
[十七]	扬州园林与住宅	91
[十八]	明轩——中国园林走向世界的里程碑	96

[十九]	相知贝聿铭	103
[二十]	魂系西湖	110
[二十一]	钟情宝塔	118
[二十二]	终身惦念雷峰塔	126
[二十三]	赤子乡情	130
[二十四]	咏美故乡	135
[二十五]	豫园新生	141
[二十六]	心系南北湖	152
[二十七]	园林古建筑的守护使者	161
[二十八]	以园为家 再铸辉煌	175
[二十九]	中国园林学的开创与发展	189
[三十]	呕心沥血育桃李	217
[三十一]	殷切寄语	223
[三十二]	咏赏与回忆交织的旅途	230
[三十三]	广博抒情的诗文	241
[三十四]	园林通曲	255
[三十五]	书画双清开新境	259
[三十六]	谈笑有鸿儒	277
[三十七]	忘情于艺术与营造的一生	298
陈从周年谱简编	乐 峰	310
后记一	陈胜吾 陈 馨	318
后记二	乐 峰	320

一 游湖少年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
山色空蒙雨亦奇；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
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〔宋〕苏轼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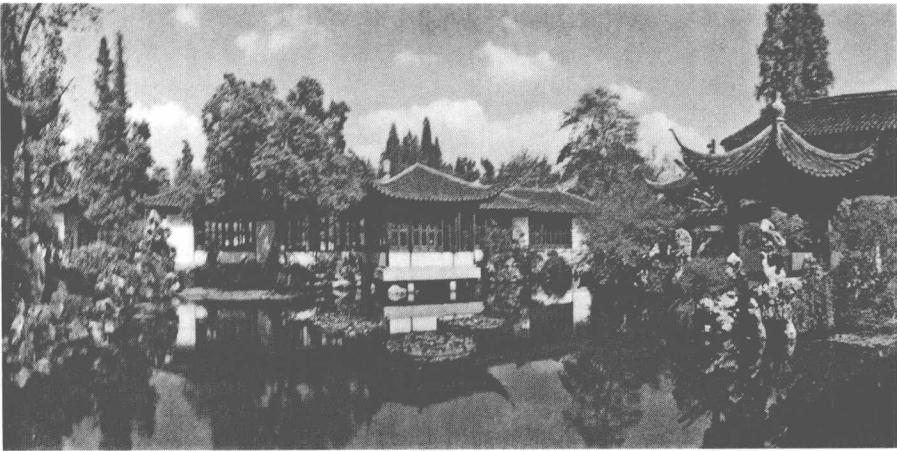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，距苏轼写下这篇赞美西湖的诗，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，淡妆浓抹两相宜的西湖，在晴空下依旧波光潋滟，柔美宜人；在雨雾里依然朦胧蕴藉，撩人遐思，但是，时代变幻的风云、民族历经的灾难，却给西湖的美色笼罩着灰暗沉重的背景。

一位十多岁的少年正在西湖间游历。

少年毕竟年少，他对暗淡沉重的气氛感之不敏，却沉醉于西湖的水光山色间。少年身材瘦削，穿着因久洗而褪色的长衫。看年龄和衣着，都不像游湖的文人雅士，只有他脸上迷恋的表情透露出，周遭的美景给他带来多大的喜悦。

他穿行于湖畔小径，在长堤柳丛中徜徉，不时停步，或倾听碧波柔和的倾诉，或面对临安古城遗迹，陷入一时遐想。

依湖而建的一个个园林特别令他流连忘返，这些园林往往以主人的姓氏命名。他乘舟尽情地游览了卧龙桥北的郭庄。站在船头，细细欣赏迎面而来、又缓缓退后的曲岸与树木；弃船上岸，走过湖石搭成的小桥，进入庄内，领略园中的清凉和幽静；然后登上白墙灰瓦的楼阁，放眼四顾，将西湖的万千风光尽揽胸怀。



[西湖郭庄]

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常有不同的喜爱；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，不同性格的人，喜爱的自然也不相同。一般说来，沉迷于山水和建筑的年少者是罕见的。其中原因不难推究：山水名胜中的美感，其中深厚的文化底蕴，需要一定的人生经验和审美修养才能欣赏得了，少年是不识愁滋味的，对于园林中的亭台楼阁、曲水回廊、假山树木等所体现的微妙情致通常熟视无睹。

但是，这个少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，他喜欢西湖，得闲就徜徉在湖边幽静的小径间、庄子中。

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——陈从周。1918年11月27日（农历戊午年癸亥月戊寅日十月二十四日戌时），他出生在杭州城北青莎镇散花滩，姓陈，名郁文，字从周，晚年号梓翁。孔子谈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时说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”，父亲依次给孩子取此名和字，寄寓的希望一定是，孩子的一生应像周朝那样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，像孔子一样文才馥郁，在文化、学术上一展宏图。综观陈从周的一生，“郁文”和“从周”的名和字，还真的有相当的预言性。

就这样，西湖用它独特的美丽熏陶着少年郁文。入夜，湖光山色、垂柳清溪构成的自然交响曲清晰地回响在他的梦中。那缕缕的朝雾，那灿烂的夕照，那青翠的远山，那荡漾的波光，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一直伴随着他。陈家原是绍兴道墟杜浦一个世代务农的人家，清同治九年农历庚午年，他的祖父陈永福挑了一担土货徒步走到了杭州。父亲陈邦贵，号清荣，1870年出生在杭州，是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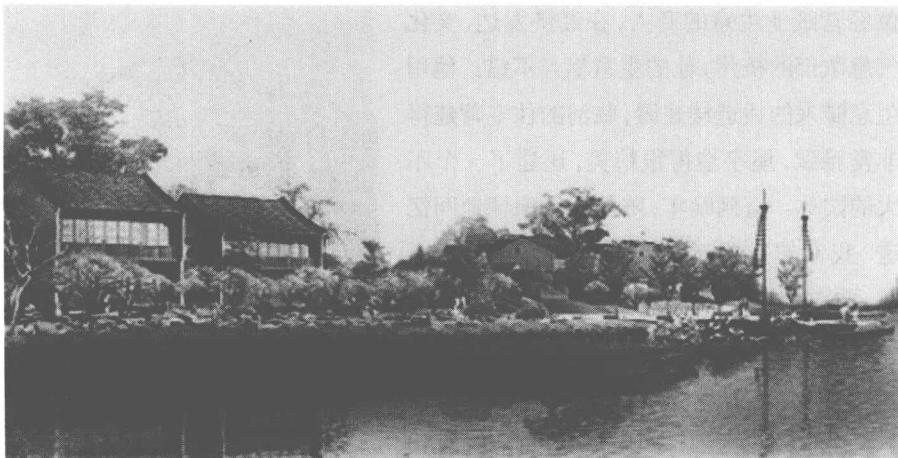
位经营纸业生意的商人，在经济发达、文化气息浓郁的杭州，他的生意相当不错。他用生意赚来的钱造楼建屋，临河的住宅营建得非常雅致，屋宇造得很精美，还建了一个不大的园林。直到晚年，陈从周还深情地回忆道：我家的主要建筑是楼厅，名尚德堂，西向，面对照屋，我们叫它回照，是书房，悬清可轩额。旁则两廊翼之，厅翻轩铺石板，是绍兴老样子。地面用方砖，小时候伏在地上用笔蘸水练习大字。尚德堂后为上房，是一座走马楼，以爱吾庐名之，我出生于左厢楼上。楼后隔墙为东花厅三间，其旁西向一间是父亲颐养祖母之处。山石后园中乔木荫天，本有山石花木，我出生的那年，大厅旁的新花厅建成，这些花木移到新花厅去了。后来又从南邻陆家旧宅中移来一些旧山石。新花厅是三开间带围廊的半洋楼，后增书房一间，楼上是父亲晚年静居之处，园中以湖石石笋为花台，满布书带草，我爱这草的感情是从小培养出来的。这小园在我16岁时易主了。

陈从周兄弟姊妹七人，上有三个哥哥、三个姐姐，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也最得双亲的疼爱。1925年，陈从周8岁的时候，他父亲患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血吸虫病而去世。父亲去世以后，维持家庭的担子全由他母亲曹守贞一个人挑起来。母亲曹守贞出生于1878年（清光绪四年农历戊寅年），肖虎。她持家有方，白天照管生意，晚上灯下飞针走线，给孩子们纳鞋子，做衣服。她精细节俭地操持着一应家用。大哥二哥穿过的旧长衫，经母亲的巧手改后瘦小的陈从周穿着极合身。当时陈从周的祖母尚健在，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苦心维持。

生活的艰辛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没有留下多少沉重，童年生活的种种乐趣却不容易忘怀。陈从周的家是在杭州城北青莎镇散花滩，散花滩又名仓基上，可能是南宋藏粮的库房。这里四面环水，有三座桥通市上，大些的是三洞的华光桥，另两座小些的桥分别叫黑桥和宝庆桥。陈家住宅后面临河，离华光桥不远，被称作华光桥河下。河是大运河的后尾，隔河有座大王庙，水面上挑出一座戏



[陈从周父亲陈清荣先生]



[杭州城北青莎镇]

台，与庙连成一体，仿佛是蟹的大钳，在小孩子的眼里，是种奇怪的建筑。每逢演戏，在陈家的后门就能听得见锣鼓声、说唱声。

陈家附近有个码头，还有个接官亭。老一辈的人告诉小孩子们，清代到杭州来做官的人，从这里舍舟上岸，下船上轿。一时人人争看官太太，说长道短，是当时的趣事。

河面挺宽，来往的船只很多，小时候，陈从周爱看各地来的各式各样的船只。水乡河鲜多，下午四点也能买到当天捉来的活虾鲜鱼。小学是在河对岸，每天要经过三座桥，上学放学，在桥上逗留一会儿，看看船，看看船上的人，看河上的风光，是小孩子的乐事。

“年三十的吃，年初一的穿”。新年，母亲会给陈从周准备新衣服，一件罩衫，下摆的“贴边”特别长，要反钉起来，袖口也有一段长长的反钉，这是预备着长大以后放出来还能穿。有时候在腰部还要折钉一下，将来也可以放出来。

过年永远是小孩子盼望的。背了一年的书，够紧张的，过年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。年三十的鞭炮响起来，花生、瓜子、年糕、粽子，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享用一下了。年夜饭，一直盼着的红烧肉、白切鸡、鱼头豆腐、粉丝肉圆端上来。厅堂里挂上了灯，旁边壁上挂上了祖宗的画像。年初一后要去拜年，穿上新长衫，戴上红顶帽，手提红纸包的礼品，见面高声打招呼，熙熙攘攘好热闹。有时候亲戚留饭，很晚才回家。年初上有庙台戏，江南有徽调、绍剧、昆曲，而在湖州

有木偶戏，唱的亦是昆曲。小孩子的娱乐有踢毽子、拍皮球、捉迷藏。过年的热乎劲儿一直要持续好多天。

陈从周的母亲关爱孩子的生活，尤其关爱孩子的学业和成长。他母亲知书达理，能背《千家诗》，陈从周最早的文学启蒙课程，是从母亲教他背诵千家诗开始的。韵文的节奏，诗歌朦胧的境界，连同深深的母爱一起，牢牢刻在孩子的心里。

按照当时的旧式，陈从周在5岁时向孔夫子叩了头，算破蒙了，开始读书了。因为他体弱多病，实际到了8岁才入私塾。进入私塾以后，母亲时时督促他在学堂里要勤学不辍。放学回家，母亲每晚要他帮着记账、算账，那时他用的还是旧的记账符号：1. । 2. ॥ 3. ॥ 4. ✕ 5. ፻ 6. + 7. ± 8. ≈ 9. ፻ 10. + 100. ፻ 1000. ፻ 10000. ፻ 等等。记账使他从小就养成严谨、一丝不苟的习惯，使他学到的知识派上了用场，因此他也多认识了不少字，了解了生活中的许多事，这都是他在学堂里学不到的。

每天清晨，母亲督促他临帖练习书法，寒暑不辍。他跟着兄长，趴在石板地上，用毛笔蘸着水缸中的水练字。家中持之以恒的临习，学堂里先生的教诲，使少年陈从周的毛笔字写得极其出色。祭奠祖先，当时是每户人家里的大事，由于陈从周的毛笔字写得出色，母亲便把写牌位的差使交给陈从周，他用心地一一写来。由此，把偌大一个家族的直系、支系、旁系明晰地记在了心里。

想来，正是母亲让孩子很早就介入“生活实践”的做法，让陈从周养成处处留心、善于用心的习惯，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，锻炼了他直面生活、敢挑重担的勇气，也赐予他关爱体恤别人的宽厚胸襟，这些在他日后的生活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也为他毕生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性格基础。

私塾先生把几个学生管得很严，孩子们上午学过的课文，下午就要求背诵，每天午后是习字，雷打不动，平日没有假期也没有星期天，只有几个大的节庆日才放假。年终要背年书，把一年学过的诗文全部背出来才能够放年假。由此，陈从周在少年时便背诵了大量的诗文。私塾先生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也许有许多弊端，但孩子也的确从中受到了有益的熏陶。背过的文章中，有许多是他非常喜欢的，古人绘景抒情之妙、论事辨理之明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尤其是那些琅琅上口的诗、词、赋中蕴藏的美感，对孩子的精神起到很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10岁时，他进了美国人创办的一所教会小学，插入三年级学习。在这里，

他学到了“国学”之外的学问，面前展示了新的天地。学校的生活是紧张的也是愉快的，几十年以后，陈从周还真切地记得曾经每天回荡在校园里的铃声，那是一位慈祥的老校工把铃摇响的，那是非常宜人亲切而又充满乐感的铃声，每天催孩子们起床，告诉孩子们上下课，又伴孩子们进入梦乡。日后，每当学校响起急促生硬的电铃声时，陈从周便会平添几分怀旧情绪，一次在山东淄博考察时，他又听到了熟识悦耳的手摇铃声，顿时便倍感亲切，感慨万端。

陈从周在洋学堂的学习轻松愉快、游刃有余，母亲担心孩子在学问上“吃不饱”，又请了陈儒英老先生做他的“家庭教师”，陈儒英老先生是陈从周的姑丈，是科举出生的老秀才，当地公认的学问家。每天洋学堂放学以后，老先生便过来教他一个小时左右的古诗文，星期天则加作文一篇。老先生对讲析过的诗词文章仍然强调要统统背诵。因为有这么一位严厉的家教，陈从周背过众多的辞赋文章，由此也练就了他博闻强记的能力。陈从周对老姑丈陈儒英先生充满了深厚感情的，到晚年曾深情地说：“我的中文根底是靠老姑丈打下的，他是我垂老难忘的。”

在这个时期，他已经显示出与同龄孩子不同的一些特点，首先是对众多事物有广泛的兴趣：他曾久久地端详家中挂着的书画，品味书画中的意趣所在，猜测书画者是个怎样的人；旧式人家，有门联、厅堂联、书房联、字屏以及匾额，走在大街小巷上，他会顺序品读每户人家门上的不同的联屏，用不了多久，便能够熟记在心，成为他语汇的一部分；有了空闲他喜欢跑装裱书画的铺子，源源不断送裱的书画，似乎举办着不同的小小的展览，装裱师傅精湛的裱画技艺令他入迷；他还喜欢看木匠做家具，看泥瓦匠盖房子，看花匠种花草。一处乡土有一处的历史，他喜欢凑在一旁听父老乡亲酒后茶余的清谈，从中得到很多乡土历史知识。栽花种草，观鸟赏鱼，家具的式样，木材的种类，房屋的结构，季节与时令……不知不觉间，他掌握了不少驳杂而有用的知识。

陈从周接受了中西合璧的启蒙教育，科学人文的基因播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。后来他在学问上何以能够学贯中西，淹通文理；在精神里程上何以能够与徐志摩产生无缘无故的爱；翩翩一魏晋风骨的老先生何以有西学饱学之士贝聿铭等挚友；严谨有加，一丝不苟的大教授，却何以带领学生陶醉于昆曲的优美意境中，都得益于这种综合全面的教育。这一切换了别人，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而在陈从周身上，却浑然天成。

二 故乡情浓

流波恋旧浦，
行云思故山。

〔晋〕张协《杂诗》

陈从周在西子湖边长大，故乡却是绍兴道墟杜浦陈家，那是个青山作屏，景色宜人的地方。陈家在当地世代务农。陈从周的祖父陈永福挑了一担土货，徒步走到杭州贩卖，就此在杭州定居下来。

陈从周出生在杭州，通过传闻，通过祖母、父亲、母亲的讲述，通过他在书本上看到的，故乡在少年陈从周心目中呈现出多彩的面目。那是曲水小桥星罗棋布的田园，那是秋瑾烈士慷慨就义的地方，那是书圣王羲之书就翰墨绝唱《兰亭序》的宝地，也是诗人陆游与唐婉缠绵相遇的幽境。故乡有古越国丰富的文化遗韵，有掩映在烟云中绮丽的山山水水。他盼望着回故乡。

这一天终于盼来了。陈从周十几岁时，第一次回绍兴老家了。那一次故乡之行给他留下的印象终生难忘，几十年后的他，回忆起这一次故乡行，仍然那么鲜明生动，历历如在眼前：

季节是在秋天，旅程是一条长长的富于诗情画意的水路，起点是钱塘江畔。小船穿行在青山绿水之间，朝阳的金辉荡漾在水面上，水汽雾霭萦绕在岸边的林中。清风习习，送来两岸田间清新的气息，送走有节奏的船橹的轻唱；对面，脚划的乌篷船越来越近，相逢后，又渐渐隐没于身后弯曲的河道间。故乡越来越近，故乡的风，故乡的气息，丝丝缕缕，沁入他的心胸。

清晨的景色，仿佛是水墨淡描的。桥边人家炊烟初起，远山只露出了峰顶，



[柯桥水乡]

腰间一缕素练的晓雾，其下紧接平畴，桥，远望如同云中洞，行近了，舟入环中，圆影乍碎。

初阳刚刚上升，河面上的水汽，随舟自升，渐渐由浓到淡，时合时开，由薄絮而幻成轻纱。阳光给水乡景色着彩，素底的浅画，已点染上浅绛匀绿。

河的清波，山的轮廓，岸的绵延，屋的错落，村居中粉墙竹影，一幅特色的越中风景画。

中途登岸，景色别有一番不同，秋林的叶子有黄有红，竹子仍然青翠，清流条条，随意东西，瓜棚豆架，点缀左右。绍兴处处是清潭曲水，许多亭阁楼院临水而建，各随地势，展示风姿。不动的筑造与波动的流水相交融，相对应，自有一番天然的情趣在里面。深得其中真味的明朝大画家唐伯虎，对此曾这样描绘：

画堂基构画船通。

碧水涟漪碧藻丛。

波弄日光翻上栋。

窗含烟景直浮空。

帘垂菡萏花开上。
鱼戏栏杆倒影中。
试倩诗人略评品。
不妨唤作水晶宫。

此时此刻，波光日光正在屋宇的梁栋上交映，帘外的荷花在开放，栏杆的倒影里，游鱼正在嬉戏……但这些已经不再是诗人笔下的句子，而是真切实在的景物，它们一一展现在这个第一次回乡的少年面前。

晌午船快到绍兴柯桥了，船头上隐隐望见柯岩，水乡繁荣的市镇渐渐听到了被水打散了的说话声。船夫在叫了：“到哉，到哉，柯桥到哉。”船泊柯桥之下，香喷喷的柯桥豆腐干由村姑们挽着竹篮到船上来兜售了。

饭后进城，船从水城门驶入市内，古城春色诱人。点缀古藤野花的水城门，斑驳的大善寺塔，岸边花白色的酒坛，在水中映出动荡的倒影，整齐又明快，桥乡果真也是醉乡。

船出绍兴城，他便乘兴舟游了东湖。东湖是一个洵美的水石大盆景，山岩灵动，岸曲洞深，桥横堤直，景幽波明，山影、桥影、桨影、人影，色彩流光朦胧迷离。

山映夕阳，天连芳草，舟行岸移，转眼，已是薄暮了，桥影之中，灯火已闪烁起来，接客的车子也到了。

在故乡逗留的几天里，最为引动陈从周兴致的是故乡的桥：平桥、拱桥、木桥、石桥，沿岸绵延的纤桥，应有尽有，各具神态，体现着设计建造者的匠心与趣味，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它们如玉带，如彩虹，自如地横跨水面，它们或雄伟，或雅致，展示着不同的风度，它们包含着劳动者的智慧，组成建筑史上的佳章。这些



[太平桥]